



吾廬筆談 五
六
七
八
止

14
743
16



門 44
號 743
卷 16

門 和
號 42
卷 12



吾廬筆談卷五

利津李佐賢竹朋編輯

曲阜 聖廟聯語

曲阜 聖廟大成殿中懸掛二聯堂皇典重乃

純廟宸翰聯云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
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
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又衍聖公府第門聯與國
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亦確當不
可更移

岱廟聯

岱廟正殿懸一聯云帝出乎震人生於寅可謂精確不磨對聯嵌字已成濫套廟內有雨花道院聯云雨不崇朝徧天下花隨流水到人間亦渾成亦超妙非尋常嵌字者比也

集經石峪金剛經字及大觀峯唐碑字聯

泰山經峪舊有六朝殘刻金剛經字前人或言存二百字或言存四百字迄無定數予親至其地訪之實存九百餘字予盡撮之集爲聯語曰得句有色有香有味其人多福多壽多男令名聞百世善果說三生言多善善思入非非一時同人集聯者衆

劉濠年義齡句云老子名言皆有味如來佛法本無邊男貽雋句云有生於無無生於有空卽是色色卽是空有言不如有德多見亦復多聞言可復也聞斯行諸又友人句多福多壽有德有言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經中根於心生於色聽其言信其行皆可誦又岱頂大觀峯唐摩厓碑字舊有徐樹人中丞集句曰行可以對天之事存不欲上人之心極渾成男貽雋亦有集聯曰自去自來天上月時無時有雨中山

集小鐵山匡喆刻經頌字聯

鄒縣小鐵山舊有匡喆刻經頌載山左金石志然人鮮知者予

曾集其字爲聯曰六龍遵道雙鳳騰霄月波清一沼雲樹滿千山男貽雋亦有句云萬卷圖書傳子弟一生福德在山林此及經石峪皆集六朝古刻作聯前人所未聞也

楹聯叢話

楹聯始於五代盛於北宋然詩話詞話之刻自古有之楹聯之集則從古所未有也閩中梁茵林中丞著述宏富兼有楹聯叢話續話之刻分門別類蒐羅無遺亦藝苑之佳話也其中佳聯不可勝紀特擇其尤佳者紀之以廣其傳其故事云陳敏之本天台人也任歙縣訓導書衙聯曰四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

六十重灘上閒官其應制云康熙五十二年恭值

仁廟六旬萬壽燈棚聯云周雅賡歌如山如川如日月箕疇斂福曰富曰壽曰康甯江南省經棚云皇極運而歲月日時無易聖德大而祿位名壽皆隆乾隆五十五年恭值

純廟八旬萬壽謹就所見分錄五言云九五福曰壽八千歲爲秋七言云皇建極會極歸極帝作歌賡歌載歌九言云五十有五年堂開五代八旬兼八月璽刻八徵長聯云龍飛五十有五年慶一時五數合天五數合地五事修五福備五世同堂五色編爛輝彩服鶴算八旬逢八月祝萬壽八千爲春八千爲秋八

元進八愷登八音從律八風縹渺奏丹墀乾隆時每歲

巡幸熱河有萬松嶺者滿山皆松爲重九日

駐畢登高所

上覽行宮命彭文勤公將舊聯易以新語彭得句云八十君王

處處十八公道旁介壽而難其對馳价屬紀文達公成之對云

九重天子年年重九節塞上稱觴

回鑾日此聯果蒙

稱賞乾隆

五旬萬壽京師經壇有聯云四萬里皇圖伊古以來從無一朝

一統四萬里五十年聖壽自茲以往尙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乾隆五十五年

八旬萬壽經壇鐙聯有云八千爲春八千爲秋八方向化八風

和慶聖壽八旬逢八月五數合天五數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備

正昌期五十有五年又云帝命式九圍俾緝熙于純嘏皇斂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其廟祀云孟廟聯孔門功冠三千士周室

生當五百年曾子祠聯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傳萬世咸承

厥訓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外一人獨得其宗文昌祠云宇

宙大文章源從孝友古今名將相氣作星辰周公謹祠云大帝

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聯云
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鳩磯廟聯思親淚落吳江
冷望帝魂歸蜀道難采石磯李太白祠聯我輩此來惟飲酒先
生在上莫題詩廨宇云京師貢院明遠樓聯夜半文光射北斗
朝來爽氣挹西山杭州敷文書院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
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雲南五華
書院聯魚躍鳶飛活潑潑地日華雲爛紉縵天杭州貢院聯
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
潮來蘭溪縣署頭門聯明月雙溪水春風滿縣花勝蹟云冷泉

亭聯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西湖花神廟聯翠翠紅紅
處處鶯鶯燕燕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太白樓聯狂到世人
皆欲殺醉來天子不能呼袁簡齋隨園聯此地有崇山峻嶺茂
林脩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小桃源石門聯喜無樵子
來看奕怕有漁郎去問津格言云學使試院聯才要真愛名要
略愛總之己要自愛天不可欺君不敢欺實於心不忍欺又爾
無文字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里第聯惜食惜衣非爲惜財
緣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虎邱山後古刹聯乾淨地
常來坐坐太平時早去修修佳話云王文成之父華值文成平

吾廬筆談
五
宸濠自題書室聯任老夫婆娑風月看小子整頓乾坤無錫稽
文敏公會筠及文恭公父子爲相門聯主聖臣賢兩朝宏碩輔
父先子後一氣轉洪鈞錢名士贈王漁洋聯尙書天北斗司寇
魯東家山左劉文清公以兩江督臣爲相太夫人九旬蒙

恩賜壽阮文達寄壽聯

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朝之門下亦共祝期頤海內九旬
真壽母夫爲宰相哲嗣爲宰相總百官之文孫又將爲宰相江
南八座太夫人李笠翁五十生男自題聯一生好事無雙日百
歲閒身得半時吳中有令長之母三月三生日壽聯云衆母

奉壽母江南大母三春祝千春上已長春孟瓶菴德配何太恭
人壽聯人閒賢母曾推孟天上仙姑本姓何輓詞云紀文達輓
劉文正岱色蒼茫衆山小天容慘淡大星沈成親王輓福文襄
郡王大名諸葛身先死異姓汾陽帝不疑畢秋帆總制兩湖時
值剿捕流寇未蕝功而薨趙甌北輓聯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
功未竟壺頭孫寄圃相國輓黎襄勤河帥聯隻手障狂瀾立德
立功水土平成君不朽八年聯舊雨如兄如弟芝蘭凋謝我何
堪屠琴鳴倬以縣令引疾家居忽奉
旨特授九江府未赴客死揚州齊梅麓輓聯一死負殊恩九派

清江懷太守十年成大覺二分明月弔詩人嚴問樵有姬人病
歿問樵輓聯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
倍思卿孔孝廉傳金爲其庶母持三年服集經語爲輓聯慈母
如母貴父之命也顧我復我鬻子之閔斯集句云讀書不求甚
解鼓琴足以自娛集爭坐帖字脫俗書成一家法寫生卷有四
時春功冠凌烟紀綱文武才高畫日損益古今直諒喜來三徑
友縱橫富有百城書悅心未厭無名畫積行唯收有用書友來
輒入論文座書就還思作跋人書有魚傳人咫尺門唯窮到地
清高雜綴云書齋聯書似青山常亂疊鐙如紅豆最相思伊琴

過復亭聯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大路邊茶
亭聯四大皆空坐片時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
贈鄭板橋聯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

名勝聯

名勝多有題聯而難警拔憶岳陽樓題詠甚夥而渾括雅切者
少有聯云吳楚乾坤杜少陵昔聞今上江湖廊廟范文正後樂
先憂可稱大手筆聞之陶贊臣明府云係吳梅梁先生所作莫
愁湖有王夢樓太守題云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樂府憶南朝
渾融超脫又滕王閣有吳淪齋中丞題云依然畫棟珠簾不見

閣中帝子安得長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可稱典雅按楹聯叢話載宋牧仲有聯下句同此上句云依然極浦遙天想見閣中帝子此聯今不見又大觀亭在皖省背山面江李海初殿撰題云秋色滿東南溯赤壁以來與客泛舟無此樂大江流日夜笑青蓮而後舉杯邀月又何人誠才人之筆又周二南題明湖薛荔館云十里荷風無熱客一方葭露溯伊人亦詩人之筆陳曼生題露筋祠聯云江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亦渾成宋牧仲題豫章撫署云雲白峯青煥發廬山真面目蛟騰鳳起挖揚滕閣舊風流亦雅切西江余題黃鶴樓云仙人已去誰乘鶴詩客重

來更倚樓又題臨汀蒼玉洞樓聯云古寺尋碑萬壑雲烟生屨下高樓對酒九天星斗落樽前洞中多宋人石刻故云

賀新生秋捷

某士人夏間入泮秋後登科友人賀以聯云端午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重陽而後居然君子不以言歡後語巧妙絕倫

對聯集聯

對聯用成語有絕妙者明湖北極閣最高聳北枕城樓南對千佛山聯云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滄浪亭云今夕只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均佳丹陽三義閣集聯云吳宮

吾廬筆談
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語尤含蓄西江百花洲有阮文
達集聯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二句皆切江西
他處挪移不去至若西湖茶肆聯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
似佳人均巧不傷雅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
臺榭東風軟花壓闌干春晝長平生能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
局棋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亦集聯之渾成者也

都門春聯

都中門對多有佳者如山左會館云聖賢桑梓海岱文章莊重
不佻恰切山左又某會館云適子之館同人于門亦切會館又

永聚當店云琉璃掩映春堆廠梅竹橫斜香滿街店在琉璃廠
東口外楊梅竹斜街西口聯切地名而屬對精巧又善成堂書
坊云善言善行其則不遠成已成物斯文在茲聯首嵌字已成
濫套此卻出於自然又萬元眼鏡店云萬象崢嶸新眼界元龍
品概古胸襟和春班云和聲鳴盛世春色滿皇都均佳

杜文端輓聯

咸豐年杜文端公年九十五歿於京師追贈太傅大學士

鑿與親臨奠醑飾終之禮備極優渥一時輓聯佳者甚多尙記
沈朗亭尙書一聯云廿八科耆宿僅存更綸閣追崇齒德共推

今潞國九五福疇圖咸備想鑾輿再莅几筵如覩舊甘盤對句

因文正公會直

上書房歿後先經

駕臨親奠故此云再莅也又許慎生先生一聯云子爲帝者
師望重四朝重見羣華榮賜奠人稱天下老年將百秩更看黃
閣啓貽謀出句與沈聯同意對句則兼繼圖筠巢昆仲也

問答絕對

堯山堂外紀載李空同督學江西諸生有與同姓名者占一語
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豈相如生應聲曰魏

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居易錄載司馬相如藺相如
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對見齊東野語人傳會
作李獻吉督學江西事余因憶昔年有一名士過關請關關吏
持一聯令屬對然後放過曰開關遲關關早爲過客過關名士
應聲曰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與此聯畧同均屬一問一
答兩意相屬並成絕對

戲臺聯

戲臺聯舊傳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父老聞
來消白晝兒童歸去話黃昏又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

吾廬筆談
間無又古往今來都如此淡粧濃抹總相宜皆集聯贈災人口
余聞劉禹門上舍云天津海口曾見戲聯云海濶天空索性放
開手段做風和日暖大家立定腳跟看出句豪放對句工穩尤
能切定海口故佳又京都廣和樓戲聯云學君臣學父子學夫
婦學朋友彙千古忠孝節義重重演出漫道逢場作戲或富貴
或貧賤或喜怒或哀樂將一時離合悲歡細細看來管教拍案
驚奇亦工整又某館大千秋色在眉頭看偏翠暖珠香重游瞻
部五萬春花如夢裡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似仙家吐屬又
有集四書聯聞絃歌之聲賢者亦樂此見羽毛之美鄉人皆好

之

湯東谷廳聯

明劉昌懸笥瑣談載湯東谷肩勸廳事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
南郭先生且濫竽東偏曰暫桂西山笏閑開北海尊西偏曰長
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皆工巧而兼露豪邁之氣

絕對

四詩風雅頌三光日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對義經六子良巽坎兌震離周禮一
書天地春夏秋冬夏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室相

壽者相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

強對

蟬以異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九州
既別冀堯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一歲
二春雙八月兩度春秋六旬花甲再周天重逢甲子三代夏商
周九賦上中下四聲平上去入八字年月日時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九宮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以上皆前人未經道過者
載梁茵林中丞浪跡叢談

紀文達對

叢談又云紀文達言書中語無不可成偶者客舉惟女子與小
人爲難養也公應曰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又舉孟子致爲
臣而歸公應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

廟聯奇談

梁茵林中丞楹聯叢話載武后廟聯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
冠拜冕旒武后何以有廟不知在何處聯語則亦莊亦諧精切
不易矣王漁洋居易錄載狄道縣有董卓廟某處並有盜跖廟
黃巢廟皆不可解余昔年亦聞之且云盜跖廟主花柳之事妓

女以時作會祈禱利市廟聯云大踏步跳出世界範圍與柳下
聖兄同垂青史小結果受人間香火看花閒賢姐咸拜黃巾
此聯不知何人所撰亦奇談也

巧對

陸貞山燦有對云棗棘爲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閭門起屋移多
補少作雙間對林又載聯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卑爲
婢女又可以爲奴又陳亞與蔡襄相謔蔡曰陳亞有心終是惡
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皆用拆字法巧妙絕倫陳啓東震訓導
分水一人題橋曰分水橋邊分水與分分分開陳對曰看花亭

下看花回看看看到解學士縉及第後遊妓館妓知其才乃瀟
茶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解應聲曰
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皆用疊字法亦妙又有以姓名折作
對者續司馬立人考試見惡於士人旋有對云尊姓由來貂不
足大名掉轉豕而啼則謔而虐矣

鐙謎

余幼時喜作鐙謎遇元宵張挂門首與同人共賞之以爲戲樂
後及門劉邃年義齡姪煜奎及男貽良貽雋均喜爲之積多頗
有佳者又有聞諸同人者惜不盡記今將鈔存者擇錄數則如

左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猜四書一句夫子之說君子也 解元猜易

經一句善之長也 蒼蠅之聲蜉蝣之羽猜蟲名一蟪 耶猜古人

名一重 天子六軍猜古人名一戎 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蔬食歿齒無怨言猜四書一句無他 孟子去齊猜藥名

一王不 留行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猜唐詩一句盡在不 盡東其

畝猜古人名一田 示猜四書一句視而不見 為籠為蟹為羸為

蚌為龜猜古人名一介 之 馬猜唐詩一句淺草纔能沒馬蹏 支流

匯合猜一字孩 一个魚頭一个魚尾不在水裏却在火裏猜

兩字丙 豆猜左傳一句穀也 不是霸王也有八千子弟猜

一物翡翠 李笠翁集猜西漢文一句成一家之言 參朮苓草猜四

書一句有君子之道焉 青宮猜四書一句君子居之 猴子猜古人名

一申 生 二猜莊子一句天而不人 四猜四書一句欲罷不能 五猜四

書一句四之下也 十猜左傳一句謂之二耦 衙猜四書一句古之道也

眉峯猜唐詩一句山從人面起

吉祥相

周櫟園書影述其尊甫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世道人心茲擇錄其尤要者於左 案頭無淫書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

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龐眉皓首老

僕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紙牌不入手中 肯習醫卜 不
爲酒糾 凌晨客至主人已盥沐相迎 不學蘇意 不奴隸
疏族窮親 口角無閹門事 口中無刻薄尖酸語 先正格
言常在壁上口頭 凡夢俱可告人 童僕不入內戶 女童不
出內戶 肯爲人宛轉寄家信 能明佛理不爲邪說所誘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卻不作佛事不修菴
觀 肯爲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事 卽不能奉行感
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
方施人 躬送破衣親戚出門外 受人賀分無微不答 不

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不戲父執貧友 內聲不聞於外
坐定不問新聞 先生號坦然所著四十則言行交修內外受
範誠修身保家之金鑑也錄其大半爲有家者訓焉

一家科名盛事

明皇朝盛事言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者少惟福建侯官林
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爲戶
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董
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尙書子道醅萬曆癸未進士爲給事
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爲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

林氏尤享上壽太守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近代吾郡濱州杜文端公塲嘉慶辛酉進士官至太傅

贈大學士子文正公受田道光癸未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

贈太師孫翰甲辰進士翻乙未進士官俱至侍郎且三代四人

皆由翰院出身聚首一堂人豔稱之文正沒後文端壽至九十

五歲且親見曾孫庭琛

恩賞進士尤勝前賢也

拜節

新歲拜節各省皆同而都門酬應更繁余同年友隋赤亭藏珠

官戶部獨不先施亦不答拜人詰之則曰公等拜節不過到門留名紙而已非真拜也我每屆新歲將來拜名帖共作一束置中庭案上具公服四拜以答公等之拜其名也我之答拜其實也座客皆軒渠近閱香祖筆記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與此相類古今人固有不謀而同者

金題玉躐

楊用修畫品載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躐軸心也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暉

有毬路錦暉有樓臺錦暉有樗蒲錦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
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撇其覆首曰標褫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
皂鸞鵲錦標褫是也卷之袞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帝紀金泥
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
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演所當知也

陳眉公告給衣巾呈

陳繼儒籍隸洋宮年廿九卽棄儒服稱山人其告給衣巾呈云
爲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
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

悞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
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雞羣永拋
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雖在天地
猶寬借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墮之時故於
廣衆大廷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眉公品格頗爲後人
所訾然少年卽脫名韉其識趣固非凡品

名姓互易

書畫名人往往姓名互異如曹不興爲弗興字異義同盧楞伽
爲稜伽文同爲仝米黼爲芾夏珪爲圭倪瓚爲郎伯虎爲柏古

文通用陸珣爲統又爲陸玩以字形誤之張璪爲藻關穉爲全
董源爲元以音誤之王洽爲墨則因潑墨而得名范中立爲寬
則因性緩而起號吳道玄爲道元屬避諱朱昶爲夏陸董爲杜
蓋表出姓文璧爲徵明陳淳爲道復則以字行盧鴻一爲盧鴻
記載譌謬尤不可不知也

楊維斗忠烈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天啓丙寅逆奄矯詔逮史部周順昌維
斗倡率士民數千人擊殺校尉巡撫毛一鷺懼禍殺五人以謝
奄所謂五人墓是也維斗僅得免崇禎庚午舉鄉試第一入我

朝不屈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薙頭維斗曰砍頭事小薙頭
事大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首墮地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
者爲之咋舌

陸鯤庭爲神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崇禎己卯進士父歿南徐徒行數百里呼
號動地搏額盡腫甲申之變長號殉國甫縊爲左右救大愠越
夕以繩付二僕載拜屬其成所志乃死先是母裘氏方娠夢羽
葆鼓吹有神人直墮入懷始見生鄉舉後常祈夢於于忠肅祠
夢忠肅召與語語甚秘世莫能解歿後沈子鼎新者暴卒及甦

吾廬筆談
語人曰陸部婁方與某某副冥司任部婁乃鯤庭之號也忠孝
為神不亦宜乎顧其生前常坐逆旅中酣飲讀史一夕覺身漸
短可四三寸許良久方能引長則理之不可解者

明末異聞

蘭坦生名剛中陵縣進士官山西副使城陷賊說之降大罵曰
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墮地復躍起丈餘賊皆
辟易 有紹興金姓人從軍金華祈夢兆神命出其掌書一古
字久之莫測後金華城破殺戮甚衆收積屍凡十口作一墳然
後知古字之兆 張國維字玉筍崇禎時巡撫安慶等處賊犯

桐城官軍覆沒時年方壯一夕鬚髮頓白 魯監國軍舟山會
鄭成功師北行泊舟羊山山故多羊見人馴擾然不可殺殺則
風濤立至軍士不能戒烹之羊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
焉 孫可望爭首輔嚴起恒力主不與遂為所害投尸於江一
夕虎負之登岸 何騰蛟貴州黎平人李自成死招降其軍功
獨著後殉國謚忠烈忠烈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忠烈生魚
忽滿井五色燦然既死井復空

王斗對齊王語

老學叢談引王斗對齊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為冠不

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稱其引喻親切愚按此語乃勦襲孟子之言意與美玉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無異

人暴長

昔有人告余云東海有兄妹二人一夜暴長各五尺餘身過常人一倍無與爲婚者余不之信後閱天香閣隨筆載有王姓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是此事信有之矣誠理之不可解者

多男

嚮聞人言皖省有姚姓者國初曾官臺灣府太守生子一百五十人太守同胞兄弟三人其二皆生子七八十人同祖兄弟三百人予頗疑其誕妄類聞湧幢小品載漢張倉子百人宋杜子微子一百四十人其餘唐宋間生子數十人者更不可枚舉夫既可百四十人又何難百五十人是姚姓之多男並非虛語也又聞直隸地方有三十六郎莊忘其姓但傳云某家同胞兄弟十六產皆孿生俱育較之周八士數加一倍更屬一朝瑞事矣

百餘歲老生應試

同治九年十一月廿一日邸抄粵西撫臣蘇鳳文奏定例諸生應試年屆九十均賞舉人今溇州府學附生莫如瑗現年一百零二歲應本年鄉試三場完畢文藝書法俱佳出入闈場步履強健精神矍鑠洵屬百八人米林于齡于一百四十八人其餘俱熙朝人瑞除循例奏請外仰懇逾格恩施

賞加京銜云云考歷來不乏老生然至百歲以外猶能應試無誤者固今古所希聞稱爲人瑞不虛也

婦人有鬚

漢軍王某爲長汀令故於任所其母有鬚數十莖論者以爲不祥近閱宋趙崇絢之雞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是婦人有鬚雖異相亦未爲咎徵也又聞閩制軍署西偏有小樓供女神像有鬚不知起於何時

吾廬筆談卷六
 利津李佐賢竹朋編輯
 續觀古閣泉說
 劉子敬於化金合讀作鉞前讀贖金釋文學知之而未敢從徧
 觀虞布安邑布蒲阪布潁布京布晉陽布各種多有以化字居
 中作一行一二金居左另作一行者乃知分讀化金為是讀鉞
 者誤
 道光年近畿出古布一窳多尖足方足兩種無上古大布盡為
 松茂齋王姓所得面文異者先經李樸園年丈光庭選去數十

吾廬筆談卷六

利津李佐賢竹朋編輯

續觀古閣泉說

劉子敬於化金合讀作鉞前讀贖金釋文學知之而未敢從徧
 觀虞布安邑布蒲阪布潁布京布晉陽布各種多有以化字居
 中作一行一二金居左另作一行者乃知分讀化金為是讀鉞
 者誤

道光年近畿出古布一窳多尖足方足兩種無上古大布盡為
 松茂齋王姓所得面文異者先經李樸園年丈光庭選去數十

吾廬筆談
枚余選得數百品尖足背文紀數間有自一至十不缺者悉入
泉匯後以告堯仙曰君勿忽視此布偶然出土數十年後必有
求之不得者堯仙亦以爲然又選去近二百品而精華盡矣又
出古刀一審皆列國尖首刀及明字刀二種無一齊刀盡爲李
寶台所得選其奇異者自留以常品售人同人所得皆其選餘
者也迨咸豐初年余就養來京寶台方以珍藏之二百餘品來
質今泉匯所收之小刀異品半出其中於是刀布二種頗爲同
人所豔羨吳子苾曰好古之緣亦須際遇之巧非人力所能強
也

小布泉匯未釋者簠齋或釋爲桃源或釋爲韓字減筆皆創解
可喜空首布釋出數品說亦可存小布面文有作八匕者釋作
別匕則未安列國刀布多有背紀數作八字者與此盡同何獨
於此而疑之

空首齊布上作𠂔字與齊刀同下作𠂔金匕三字平列若移𠂔
補上作濟似未免斷鶴續鳧之誚不如舊說爲長
古布惟圓足者最少道光甲辰余典試西江南昌府倪太守良
耀皖省人出其先世所留泉譜一帙皆拓本似非贗品內有圓
足布十餘品爲今世所未見者詢之太守不能言其源委余以

未經目覩不敢濫入泉匯然念地不愛寶異日必有多出圓足
一如近時之方尖各布者特不知須待何時耳
空首布字簡而精戴文節公疑爲商制今觀周宋列國各邑名
可知仍是周布至其形製單薄若作田器必不適用不得引序
乃錢鏹之語而附會之也

空首布之大者長可五寸字僅一二所見不多聞山右澤州出
土頗多被人計斤兩一併購去檢餘者多破損余戚誼有游幕
澤州者購一枚歸以貽余尙完整惜無字亦入泉匯其餘不知
歸何處惟聞近時繼幼雲獲鏹布百餘品或卽澤州所出歟

齊法化刀仍釋法字較勝寶字背文有万字籩齋疑釋萬不古
改釋爲方然積古齋漢銅器有吉利史十萬者泉匯莽大泉范
背有大利千萬者萬皆作万西漢既有之安知周時不已先有
之乎齊刀背文三十之說亦未敢深信徧觀齊刀外郭無與面
背字相連者此三畫皆連外郭與齊刀之字迥異且果以卜世
取義亦當以卜年取義何只見三十不見有八百者乎則又不
可解矣

磬折刀舊名莒刀泉匯改釋明刀昔有馮晉魚起榛與余未謀
面也然嗜泉有同癖曾因史雲台炳符轉致余曰莒刀面文乃

吾廬筆談
三
泉字象水之匯也時值散館期近未暇往拜而晉魚已選山右
刺史出都無從把晤明刀係泉字之說惜未聞其詳也余未精
青園云當年好古諸君云云一則乃馮晉魚故事也曾聞諸葉
東卿年丈曰昔年曾燕好古之客各攜所寶鬪奇晉魚所攜則
古泉佳品一串繫於襟懷四座傳觀俱嘖嘖羨座中一客欲借
拓晉魚有難色眾賓勸之不得已而與之宴畢將散晉魚向客
長跪請曰自借泉後心怦怦欲動終食未能安也客笑而還之
此事誠見老輩風趣然亦可解頤
九字齊刀所見僅二三日泉匯曾收其一頗爲壽卿所嘗其論

殊近理古篆多離奇此字謹嚴之古意與諸齊刀殊或以三字
刀磨平細細改刻者然鐵綫篆極工難辨石查新得者亦此類
故未再入譜

寶化泉頗少寶三寶六較多劉燕庭並有寶六化范陳壽卿近
得寶三寶六殘范皆出東海之濱因此致疑曰若屬景王泉不
應盡出山左疑之固有理然別無說以處之愚謂景王患錢輕
自指寶化而言改鑄大錢自指寶三六而言仍依舊說爲是近
得一寶化乃鹽山李氏故物寶字甚離奇洵可寶也

東周泉泉匯所收兩枚乃劉鮑兩家物壬戌秋余偕吳仲飴重

意爲勞山之遊路出東武得東周泉一筆畫較細東字較高周字較下微有參差然非僞品合前譜所見只此三品壽卿固無此泉也西周泉泉匯所收乃呂堯仙所藏似不及東周之確或卽所謂薛刻者歟然今亦不及見矣

十三銖卽十二銖改正甚是共屯赤金屯字改釋純字減筆亦勝原釋半圓舊譜未見泉匯釋作半圓圓通圓今改釋半景爲環之省亦可但不如仍釋爲圓省較長古圓錢本稱圓法也泉備五金之說金者僅見莽錯刀招納信寶雖有金銀二品然傳世無徵銀政和通寶錢乃劉子敬故物今歸余隸書與銅錢

無異色澤亦非贗品可爲銀錢左證又不獨萬曆礦銀之實而有據也會昌開元越字益字及元豐篆書折二各鉛錢則泉匯所缺可補入銅錢無論鐵錢不可枚舉莽泉已有鐵大泉又不僅貨泉有鐵冶矣

明刀改釋明化一刀改釋一化固無不可然必謂圓法不應以刀名或不免膠柱鼓瑟乎泉說云疑秦楚之際改明刀之制而爲圓泉故文尙仍之與鄙意恰合

余昔假館滕縣曾見新出土半兩甚多購得五千此收古泉之始中惟文武帝半兩二種無一五銖蓋在西漢初鑄時已入土

吾廬筆談 五
者間有三銖數枚雜之帛皆方折金旁作三畫與五銖異其半
兩小異者多有一種最異濶緣半兩二字半在緣上半在緣下
僅得二枚以一分贈堯仙今只存一枚矣

莽十布六泉除大布大小泉外餘俱不易得余收十布向缺三
品前歲壽卿贈以次第兩品仍缺壯布昔年李寶台以質券求
售內有壯布然質價廿金力不能致置之後竟不復遇六泉今
已備憶初得么泉時市賈居奇索價八千余躊躇未決適呂堯
仙至屬余曰如不願留不可璧還物主望爲我留之去後旋遣
紀持錢券如數送來卽欲持泉去余轉計曰堯仙與我宦况同

苦彼何慷慨我何鄙吝耶遂決意留之使非堯仙爭購留不留
尙未可知斯則良朋之助我也惜寶台質壯布之時無人玉成
之也

鉛土雜鑄之大泉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似以尋常大泉印
於和成之鉛土而爲之者當係當時私造之物非官制也

五銖有僅存外邊郭者名之曰縷環確當不移僅存內孔者俗
名翦邊五銖或卽鷲眼之類然內孔方鑿之錢向來未見余遊
濰縣市上遇方錢數十徧體青綠似新出土者或無文或五字
僅存附內郭之半銖字僅存朱旁此亦環鑿錢一分爲二者特

向所見皆以圓鑿鑿成此則以方鑿鑿成者方錢向惟見仙臺
通寶一種得此又添一種曾購得十餘枚分寄子年二枚以備
一裕泉說未及補記於此
漢興泉字列上下隸體余得一品字在左右篆書乃劉青園故
物卽吉金錄所收者疑是以模糊之五銖改刻故著泉匯時刪
之此等泉歸於不知年代品存之尙可若以爲李壽鑄則未可
信矣

孝建四銖錢傳世絕少道光廿餘年昆陵出土一窖盡爲堯仙
所得其選餘者分散他人予在閩得顧湘舟寄贈十枚過杭購

得廿餘枚益以子苾所得得五十五品仍以未見堯仙所藏爲
憾癸酉春壽卿知余有續泉匯之舉遂以堯仙所贈全拓本寄
示又增益二十品此種泉歎觀止矣

唐錢以建中爲最少而元字中字兩泉又建中泉之別品絕無
而僅有者昔於京師出土詳載古泉彙考爲燕庭所得今歸壽
卿轉以贈余良友佳貺洵足感也

至和重寶號字錢子年所得者和字在右海豐吳氏所藏和字
在下號字均在背上鐵錢則未之見
南宋泉背曰卽作二三解較勝星月之說

至甯元寶確係崇甯所改不足存也
大定和銀錢緣濶大類當二錢色白似銀少銅多攙和鑄成者
余昔在濟甯市上曾遇數十枚僅選一枚數十年來竟不復遇
方知其難得也

藕心非泉但自宣和譜沿誤已久泉匯已備言之此元延四年
王政字卻非後鑄

昔年得黃小松藏泉數百品並拓本二帙內佳品無多卻有藕
心錢一兼有外面形方錢長及函之半函長倍之錢齒與函之
空處牝牡相乘如鎖之有匙然不知其用如何似漢尚方銅器

阮文達公亦莫能名之也

泉范自朱竹垞始見著錄前此無人言及近代出土愈多種類
繁夥簠齋所收數伴秦關可謂集泉范之大觀就中寶三寶六
殘銅范寶六石范齊刀兩銅范皆成周古物大半兩二土范皆
先秦古物均無獨而有對已云奇矣他如漢半兩石范有兼帶
千秋字及龍文者有面背同文者有一面榆莢一面四銖半兩
者標新領異莫可究詰至莽范兩漢六朝范更不可枚舉然余
藏泉范僅十餘品而莽壯泉范及槩刀背有四足范連珠五銖
范俱爲簠齋所缺足徵求備之難此後出土無限安知不更有

出人意表者乎卽以范論亦可知造物之無盡藏矣

五銖角錢范中帶無郭五銖錢二枚足徵一時所鑄其無郭五銖卽舊譜所謂女錢也可知女錢亦屬漢製特梁時尚有之耳非梁時始鑄此錢也可以證舊說之誣

藏泉家垂永久者鮮翁宜泉所藏早經易主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內殉難古物蕩然無遺顧湘舟之泉吳門破後不知作何歸宿呂堯仙之泉毘陵破後聞已散佚杭城失守戴文節公泉亦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聞尙好古可喜也吾鄉初涓園所蓄早歸他氏劉燕庭舊藏今亦散出惟吳子恭後

入仲館庾生雖於泉不尙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戟門鍾麗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勿失則不易得者也

呂堯仙曰過節拊措俗務爲京宦所同苦余每過節索債者紛集無以應之惟將古泉玩賞便可萬慮皆空攤泉之案卽屬避債之臺也聞者大笑

戴文節公云收泉當積累而成若貧兒暴富翻覺味薄偶得一二異泉可供二三日玩賞若一日得泉千百亦不過歡欣數日數日之後視同固有矣何如留待零星收取轉覺玩賞不盡乎此言殊堪深味

觀古閣泉說刊成寄示於余余反覆捧讀與泉匯符合者十之九間有齟齬不合者特十之一耳固可以相輔而行不悞並行不悖也惟其說尙有挂漏者其軼事亦有知之不詳言之不盡者因念余昔著泉匯荷年翁一再序之而又跋之今再續泉匯又蒙君合力助成而大著泉說余獨不贊一辭揆之於心有不能安者遂卽見聞所及可補泉說之未備者縱筆抒寫得續說三十餘則以當題跋寄呈博粲儻以爲可採祈卽選錄刊於泉說之末俾得附驥以傳君其有以許我否乎

古蹟鑒賞印

古書畫經歷代帝王鑒賞者多有璽印可證金明昌有七印一內府葫蘆印二羣玉秘珍三明昌寶玩四明昌御覽五御府寶繪六明昌中秘七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宜和明昌二帝題籤法書用泥金名畫用墨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圖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畫卷盡處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秀水汪玉水珂玉珊瑚網載此今更錄之俾賞鑒家得所依據焉

又三畫乾字朱文圓印秘府葫蘆朱文印御書圖書朱文方印

緝熙殿寶皆宋思陵印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皆南唐李後主印見焦氏筆乘又昔人言書畫中有晉府圖書者必真蹟

花押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花押不知始於何代稗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跡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

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王紀領軍一時二十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余所見宋人手札往往有署名不可辨識者皆名押也宣和鑒定書畫亦多用押當是徽宗御筆今人但用之於公文且不署名杜撰押字非古矣

漢印

攷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是印之等級秩然貴賤於此攸

分不得僭替也乃今世出土漢印頗多余所目擊者不下數千
餘種惟太子印未見若中山王關內侯關外侯之印俱在非侯
王之印乎然皆銅質未見金者亦多龜紐未見橐駝紐者至將
軍印所見尤夥亦無金者書之不可盡信如此

端硯

端溪石甲於天下自唐宋以來採取千餘年俱在端州之羚羊
峽明以前皆以老坑水巖爲上品自宋初以後始有他坑
國初以迄於今皆重大西洞此近代所開古人未之見也老坑
中有正洞有東洞石皆發墨而潤微遜有小西洞細潤而微滑

惟大西洞石則兼發墨細潤諸長大西洞尤以中層石爲上上
蓋上層或帶璞下層或帶沙惟中層純淨無瑕最爲難得在端
溪購買價抵兼金他處可知也然辨認極難其色天青有所謂
雨過天晴者上也有青花點圓結不散週遭有紫暈者謂玫瑰
紫青花又有細如蟻腳者謂蟻腳青花又有冰紋者看去成紋
紋之外兩旁有暈而石卻無縫與金銀綫水綫迥殊此大西洞
之佳品又有沙釘五彩色者雖屬疵類然皆可爲大西洞之徵
外此若魚腦蕉葉白火捺鸚鵡眼金銀綫諸名目則他坑亦皆
有之不足爲大西洞之明證也老坑之外有宋坑蘇坑梅花坑

朝天巖宣德巖坑仔黃坑亞婆坑諸名目皆不逮老坑遠甚近代新開麻子坑細嫩不亞於大西洞較他坑爲良然亦用久則滑未可媲美老坑也

印石

圖章古以青田凍石爲上品不可多得昌化石鮮紅者俗名雞血紅亦佳品然質地多不純壽山石五色具備漁洋老人分廿餘話云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脉遂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代之然色與質俱劣價亦頓減余官閩時曾於會垣訪求佳品見壽山五色石頗多石固未曾告竭也然成凍而純淨

無疵者千不得一焉至芙蓉石之純粹者質亦不劣惟皆白色又有田石亦具五色黃者爲多白者次之紅者偶一見黑者僅得諸耳聞蓋黃莘田先生故物歸諸劉玉坡制軍遭回祿已化烏有矣石多有璞工人巧作留璞以爲花紋有內黃而外璞白者俗謂銀包金外黑者爲鐵包金內外俱黃內透外不透者謂金包金內白外黃者謂金包銀其黃色以如木樨花者爲貴其價可抵兼金至其細膩瑩澈與蜜蠟琥珀無異較之青田凍有過之無不及也其石不產山中而產田間閩省附郭僅有數畝田產此石近代人始知之古所未見故漁洋未之言及然今歲

歲搜取僅有零星碎石以寸計者已不易覲矣。漁洋又言章邱南山巖洞出石如翠羽可愛近在吾鄉竟未之見。

穀璧

余向於京都獲二古璧玉色黯淡而青映日照之則瑩澈紋理俱見旁有土蝕斑痕直數千年出土故物也。其製圓而肉倍於好兩面皆作圓粟紋以漢建初尺度之高濶七寸一盈一絀疑爲古子爵所執之穀璧而未敢定也。近閱焦氏筆乘言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璧畫禾莖之狀蒲璧畫蒲葦之形此臆度妄作蓋穀璧圓琢拱起狀如粟粒蒲璧形

爲蒲華今二璧有存者世儒莫辨所言與此璧形製無異惟五寸較小不知其用何尺量度也。

透光鏡

余在京師曾見賈人鬻透光鏡鏡圓式而光黝然周圍隸書循環讀之映日則字字透光光射於地如墨刻然質暗而字明莫解其由近閱弁陽老人周密志雅堂雜鈔亦有之云過鮮于伯幾家有透光鏡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其後伯幾又得一面而霍清李家亦有二枚最後見胡存齊一鏡透影極分明余因歸取所有鏡映之或透光一半或有透而不分

明者蓋凡鏡皆透特有分明不分明耳透光鏡止見沈存中筆
談所言亦不分明他書無之亦理之不可曉者余按透光自屬
一種凡鏡皆透光之說不確

郭公甄

京師有古甄中空四面平夷而有花紋長三四尺濶數寸或尺
餘不等叩之鏗然以爲琴凡其音清越因共呼之爲琴甄予曾
得其一近閱書影云名郭公甄滎陽滎澤尤多郭公不知何時
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隄發一古冢甄上朱
書曰郭公塲郭公墓郭公逢著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隄臨時

讓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
據此則是未毀其墓今世何以多見此甄即使盡發冢中所有
亦不應有甄如許之多恐未必盡屬郭墓中物也

古酒器名

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蓋也二升曰觚觚寡也三升
曰解解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五升曰散散訕也其實曰觴觴
餉也今時好古者多於古銅器搜索無遺爵觚解角皆有之而
散觴則不一見何也豈見之而不識其名耶

銅鼓

皇華紀聞載伏波廟有銅鼓一唐鄭綯出鎮時高州守林霽所得駱越鼓也濶五尺上下四旁作水波連錢錦文之形臍隱起形製甚古週遭有蟾蜍八其下有款識未及觀復有一鼓乃宋平儂智高時所得形製差小古樸不及云云余家舊存一鼓乃東湖縣耕田出土者先大父宦遊楚省時所得以漢建初尺度之濶三尺五寸有奇高二尺三寸週遭蟾蜍凡四花紋與伏波廟鼓無異又憶昔年應試於

正大光明殿設一鼓形製較大未得細觀後於友人處所見不一漢陽葉東卿年丈處有五鼓其最小者僅尺餘世傳大者爲伏波鼓小者爲諸葛鼓謂二公征蠻時所鑄其實漢時蠻民多鑄此不必盡伏波諸葛也余所見十餘枚無款者多惟一有款識僅題甲子紀歲月並無國號年號益信其爲蠻峒野製也

菩提葉

皇華紀聞載清遠峽寺有菩提樹其葉文理如霧縠蟬翼以水漚數十日膚膜盡脫絲理獨存堅緻霏結若翠翬狀以飾窗戶數年不敗余幼隨先大夫至晉康州署署中亦有此樹曾摘其葉如法漚之果膚盡而絲存後遊京師見有以此葉肄書者作畫者裝潢冊頁殊有別趣又不僅可以飾窗也

火輪船

西洋火輪船日行千里今人矜其智巧以為中華所未有而不知其製始於中國特失傳耳書影載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則非陸行可知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是此類云云按以輪激水即是輪船特輪之所以運動用火與否未明言耳或其法失於中國而傳於西洋或西洋所造與中國符合均未可知也

吾廬筆談卷七

利津李佐賢竹朋編輯

洛陽橋

因樹屋書影云聞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為計欲為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踰而前曰我能賁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

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
予按洛陽橋乃萬安橋之俗名萬安橋記屬蔡端明書今尙存
記云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以嘉祐四年十
二月訖功又曰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燕飲而落之因
紀所作勒於岸左是此橋宋時創於蔡端明明時蔡錫後又重
修之觀石刻云蔡公再來可見事有天定兩太守均姓蔡則以
檄海神說爲蔡端明事不爲無因惟橋在泉州萬安渡何以呼
爲洛陽橋其義不可解今稱爲天下第一橋

洪澤湖

今之洪澤湖昔爲縣城一夕陷爲湖曾聞予西賓劉禹門言未
陷之前夜有一客獨宿古廟中夜半聞鬼語曰時至乎可以乎
又鬼答曰客人未去和尚未來尙早客異之及晨有一行腳僧
入廟客遂急行或云獨宿之客卽憚南田也又有一委員前期
入縣署值署中演戲所見滿座及臺上人皆屬魚鼈無人形驚
異不敢言託故而走客與委員走後遂陷兩事頗荒誕然老學
叢談載卍池事與此頗類天壤之大固有理所無而事所有者
可以互證叢談曰西南夷卍都縣地陷爲湖因名卍池注引李
膺益州記卍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

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咬殺之令怒殺姥蛇爲姥報讐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爲湖惟姥宅無恙

地震

道光十餘年冬月夜間睡醒聞波濤聲聲自地中出須臾聲止而牀榻震撼牆壁搖動門環丁當送響不已隣居多夜起喧譁如市余曰此地動無須驚怪也衆方息次年二月又動門環震撼有聲不甚也而直隸河南震較甚磁州地裂出沙水倒坍房屋無數見邸抄

金龍四大王

道光中葉河決南岸豫省適當其衝豫俗葬親者先期三日殯於城外廟宇全家俱移廟中設醮三日事畢而後安葬有王姓人適當設醮之時黃水猝至城內以城垣爲隄登城守陣遙望廟中發殯者宛在中央水已入廟而舟楫未至廟中僧俗倉皇無措隨將牀榻几案共縛一筏人衆舉構共登此筏飄泊波濤中未幾繩斷筏解一併墮水城上人歎息以爲盡葬魚腹矣次日凌晨忽見上流里許樹抄似掛一人漁舟已至前往視之果人也救下灌以湯粥始甦問之卽王氏在廟設醮之孝子也問

其何以掛樹則云不知也入水時初惟茫然逮甦便見一垣墉高似城闕而開一口口外衆怪物似人非人者蜂擁而進口內有官人類今之兵役執戈戟禦之接仗時凡虛空無人處皆有琉璃條來往動盪移時未息怪物較強漸入口門兵稍卻忽聞一聲納喊曰休怕金龍四大王來矣怪少退回顧遠方有一少年鎧甲鮮明率數百人前來倏息間已至但見少年用手指揮令軍士暫退而以帶來之兵役接仗怪物先卻而復前兵役力不能支正危急間忽聽霹靂一聲震人昏倒及醒則兵役已不見唯見金龍一條盤踞口門將爪探出口外橫掃千人爪過處

怪物棄甲曳兵而逃王姓人復嚇死及再生則已在舟中矣吾同年許信臣乃釗時典學豫中聞此異曾傳詢王姓人爲余述其顛末如此

先四世祖見田公傳

先四世祖見田公得仙傳事蹟載邑乘仙伎傳傳則李中行副使所作謹錄於左其詞曰李登仙字見田自幼卽好談京講易究心康節數學諸書長而遨遊四方寄情山水得異人授仙術遂出口詩文隨風珠玉每意到卽筆不停寫言言奇中不占驗而前知有不可徒以數學測者一時號爲神仙神仙嘗遊晉中

吾廬筆談
四
與太史朱滄起友善指點何地吉何方得全至逆闖變起與數
符合朱氏得全家無恙爲著異人傳以行世時田都督宏遇聞
其名延之署中適流寇掠河陝諸省撥馬日馳數百里報軍中
機宜神仙曰安用是今日寇攻某城擊某寨我兵與戰勝負若
何皆遠在千百里外報至悉如神仙言都督得以奏之上大喜
進都督服俸都督欲奏神仙姓名於上神仙不許迨
大清定鼎客都下一宦處宦偶病疫思食建橘時南北未一勢
非飛仙不致也神仙令埽除靜室焚香扃戶及旦捧出鮮橘蒂
葉如初摘然甲午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鄉試詢得售否神

仙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喜兆及榜發解元則
爲田玉而榜末乃馬成龍也梁大司馬清標嘗邀飲同會六七
人請預道今夕事神仙書片紙置燭檠下頃之座中共語闊壯
繆出處俄有致書於梁者發視無一字翻東背則字在焉衆因
取紙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之倒之殊可笑
也衆服神奇又庚子鄉試有兩生詢題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
人也何庸卜題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有
問題者應曰五后四可以爲午後斯可問也及入場首題乃知
止一節次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節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五

吾廬筆談
五
后四可一日霑化李宮詹呈祥問前程神仙卽書一聯云洗耳
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踰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
途次永平有一人在河干淨面宮詹就之詢其名則高士潔也
及出關一守備王某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偶在樹下
乘涼因爲誦詩王曰雄卽某小字也一生神異大率如此晚年
來身益健神益清雙瞳炯炯不可塵凡視忽於壬子二月間謂
後人曰三月一日乃吾辭世時好治後事迨二月晦猶談笑自
如子孫以數學請但曰忠厚傳家耕讀繼世天根月窟之理亦
俟人自悟耳言訖遂卒年八十有二神仙性灑落或錦袍繡裳

著一破帽或美冠履服敝垢衣或冬日葛或夏日裘露頂跣足
入宴會坦然自若也其東方曼倩之流亞而托迹於塵世也審
矣故人無貴賤咸呼曰李神仙

先高祖庭怡公事蹟

先高祖庭怡公曾任四川江油知縣傳載邑志傳外又有記事
一則敬錄於此原任江油知縣李愉年八十歲臨終前一日晨
起居內室忽見一金人坐則與坐臥則與臥歷時甚久適子嘉
猷嘉言自外至遂恍惚若有所失因詢日子來有見否對曰未
也曰適有金人在我旁坐臥相隨子來始不見不知何故子曰

父或夢境乎曰此事最真非夢也舉家驚異次日五更起命子取冠帶結束畢端坐而逝有僕王姓昌邑人偶假歸以此日至利津早行途中忽見已故僚僕馬龍乘一黑馬飛奔前來大呼曰爾來已晚主人已赴蘇州城隍任矣言畢復絕馳而去王某驚懼失措幾墮馬及抵主家果以此日終舉家始悟前所見金人乃其化身也邑人皆以愉自切至老居家歷官正直無私其成神理也非怪也此事之不異而異者宜誌之

新城隍

壽光劉君諱毓桂字秋士順治壬辰進士官揚州推官有善政

罷歸三十載臨淄某生者素不相識一夕夢道遇官府騶從甚盛或指示曰萊州府新城隍往赴任耳問誰何曰壽光劉公秋士也醒而怪之遣人至壽偵消息則劉於是夕卒矣事載王漁洋居易錄道光初年余師范蘇山姊丈諱承俊設館博興劉家集一日午間晝寢夢一僕人持柬通拜視其柬曰愚弟李某頓首拜吾師曰素未識面緣何見訪僕曰已進門速往迎可乎言頃已入揖畢入座曰我李某乃霑化城內人向爲博興校官今作鄒平城隍矣昨曾歸里家中人無知者君與我同縣煩代告余後人知可乎余師許諾因問曰先生旣爲明神陰陽之說信

有之乎曰有之間刃山劍樹世間所傳諸毒刑亦不爽否曰古
時有之今自諸葛武侯爲閻羅盡行裁去當下刑具與陽世無
異矣且曰閻羅與城隍亦如世間官府時有更易惟武侯多年
未易上帝爲其仁慈故令久於其位也言畢辭出師送諸門外
見儀仗與縣官同覺而記其事歸里訪之果有其人係由孝廉
曾官博興教諭者號掌平惜余忘其名矣事與居易錄所載劉
公事相類惟諸葛武侯作閻君則從來所未聞者

神燈

余昔之閩汀任僑寓延津郡城寓樓居對面崇山峻嶺每至

亥刻山頂有光往來不定兒輩頗異之後閱鄰湛若赤雅蒼梧
火山其光燭天如峨眉落伽南岳聖燈之狀其在泰山謂之仙
燈羅浮謂之珠燈崇善白雲洞謂之佛燈隆安火燄泉謂之龍
燈君山謂之蛟燈不能悉數方悟宇內不過陰陽二氣水火是
卽陰陽之發現者也挂瀑飛泉人習見之以爲常山巔出水獨
不可以出火乎無足怪矣又憶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
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見故本元虛海
賦有陰火初然之句東坡游金山詩亦有二更月落天深黑江
心似有炬火明是水中有火殆卽陰極陽生之義歟周櫟園

書影載朱近修一是神燈記更奇記曰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
詢邑人曰有之三四月始見東郊嶽廟爲盛候其時往數不遇
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又候熱往日暝登山巔玉皇殿憑高
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中出若懸余足底四望俱有所見如
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
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十燈並列徐徐若官人出行
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
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
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

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分爲數或迎風疾行
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綫若星橋燈
市或獨然幽處若寒窗藝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
江濱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視燈下若有二
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趨視則無有
其人回視予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乎
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
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
耶夫儒者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予目所經見且久

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按記竟以鐙爲神此又一說也吾鄉濱海空曠處夜間每有磷火余習聞之少年時曾赴霑化行至亥刻未至時交冬至晴雪徧野人跡罕逢况夜深時焉有如許行旅乃遙望忽見鐙光隱現愈聚愈多不下數十車馬追之總在若卽若離之間忽而散漫或高或下或遠或近倏忽旋滅輿人曰此磷火也鬼所憑也此余目擊者磷火爲鬼所憑則神鐙爲神所使固亦理之所有者神鐙磷火人不皆見然人所習聞至櫟

下老人所記塔放光之說尤人所未聞者記曰余庚午歲居金陵讀書長干僧舍常以夜見塔放光初爲一縷從門中冉冉出漸見各門皆有光氣愈蒸愈變同時噴湧塔九級級八門每級閉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門出金光三十六道條爲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達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臺上旛旛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旃檀所雕刻丹青所圖繪者一時見者歡喜讚歎環步四合如一朶金芙蓉瓣瓣簇擁將開未開於霄漢中矣少焉光色漸淡視前空濛髣髴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昔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固不一

相余所見其一耳又記高康生阜云人言長干寺浮圖中有舍利時時放光遇大雷雨則鳴予初不之信一日值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陰晦正南黑雲遮蔽霹靂一兩聲民房被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竚觀予亦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輝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弦晦狀又復漸開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爲不誣云云余昔遊盤山雲罩寺寺僧以舍利見示貯琉璃器中數粒圓如小豆其光瑩然色白而微紅洞澈如寶石惜未聞其放光與否據僧云盤山

有神燈或卽舍利光耶

窯變觀音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常熟窯變觀音在方塔寺內跣足跌坐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窯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云云在常熟者余未見慈仁寺今名報國寺在京彰儀門內觀音像亦跌坐胸挂五色瓔珞窯變而成采色尤奇又曾見閩中鼓山觀音像係素瓷獨立垂眸似俯視大千狀據閩人云當時一窯變出二像課命者云一貴一富後一貢禁中人罕得見一送鼓山至今香火甚盛富貴之言果驗

汀郡山神土地

余於道光丙午春出守汀郡七月抵任途受暑熱誤投方藥致汗閉作熱四晝夜不解覺魂離其舍飄飄乎御風而行足履樹杪不能自主忽集於九龍之巔九龍者衙後之主山也片時少定見左右二人夾輔而立左者武像衣戰袍右者文像衣土色袍兩人俱無言余默識曰武者乃山神文者乃本衙福德神也方猜疑間山忽躍起余驚曰九龍乃山名真如龍之躍乎墜將奈何乃一起一伏恰到余榻前二神終無言但目余而去余甦而汗出旋改瘧疾月餘而愈愈後懸額於福德祠並建山神廟

於祠旁以垂永久同年彭詠莪學使爲作記鐫石記中但言山神而不言土地者略也今閱此記爲記其實如此

附錄歸樸龕汀州府九龍山神廟記

彭蘊章

道光丙午秋汀州太守李公佐賢始至官病甚劇忽覺精爽飛越離其恒幹飄飄恍惚而集乎九龍之巔見有天人戴冠佩劍聳立於旁執禮若甚恭者俄而山崖震動雷奔電激天旋地轉魂怖心慄神乃掖之而復於其室公始甦病遂瘳爰立廟於茲山以志靈異答神庥也夫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輔當公始至尙未有政績表見神何知而輔之乃至於今清

吾廬筆談
聲播乎閭閻威令行乎頑梗四境之內治具畢張甞謳載路
夫乃歎聰明正直若豫知公之德將大有造於茲邦而先加
呵護以祓不祥匪佑一身俾民咸康至哉神力其蹟幽矣其
功顯矣赫赫明明無形而有形冥冥穆穆迷復而獨復非參
造化之權合陰陽之撰而能若是者乎神雖感通夢寐名氏
不傳其必古之有功德於民歿而不朽以庇蔭於汀者也則
爲之立廟也宜丁未夏余按試至汀獲偕太守游於梅園循
九龍之麓式瞻斯廟愕然聞述肅然起敬乃爲之記

汀郡考院雙柏神

物罕有千百年而不斁者其惟汀郡試院之雙柏乎柏之古不
知其年歲其大數十圍兩株如一蟠根十丈瓔珞四垂與九龍
山色相輝映不知建廟塑像起於何年而應試者禱祈簽語往
往靈應學使者至每與福德祠一例行香河間紀文達公督學
到此曰柏神與考院無涉無庸拜也尋見二人緋衣立於樹杪
方驚疑間召幕友同觀則僅見緋衣下段面目已不可見矣文
達乃爲拈香懸一聯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載
閱微草堂五種筆記或之者疑之也余守汀郡與紳士言及此
事據云

國初唐王兵敗退至汀郡縊於郡署之公堂有二忠臣縊於試院之雙柏余方憬然曰此樹之所以成神也爲作雙古柏歌有輜軒一過弗深考朱衣推測毋乃誣之句蓋辨其實也惜乎雙柏依然無恙而雙忠之名姓不傳也

樹神

志壑堂集記善卷洞伐木事云協濟江南船木蘇松道方君國棟伐陽羨善卷洞樹前一夕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儻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公以大役不敢市私恩又無所取巨木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樹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

勿伐善卷洞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亦卒憶昔年余守汀州脩試院院內有古榕樹大數十圍不知其年紀也董事人夢樹神託夢請勿翦伐且請立祠商於余余曰山精木魅容或有之彼於人無害勿伐可也立祠則不可也此等當以平心處之不必結怨亦不必市恩

孫東屏太守入夢

吾郡濱州孫東屏先生益庭以名進士出守雅州十餘年官不遷而無矜躁意晚年引退深於禪學吾縣高次封太守貢齡時尙未登第遊先生之門師弟相得及咸豐乙巳次封捷春榜分

秩農曹留京後一日假寐夢先生造廬坐定告之曰吾今忝居十八座行將遠別特來一敘高問尙有訓誡語否曰行所無事終身可矣既醒覺此夢不吉未幾而先生訃至蓋夢在去世後三日也

三同年前身皆僧

前人記載前生事不一而足吾郡史荔園中丞譜前生亦僧出使時過其廟恍然憬悟然則輪迴之說信有之矣予同年彭詠莪相國蘊章視學閩中時考試汀郡公餘閒話曾告余云我前生蘇州某寺僧也生時卽能記前世事吾同年之羅椒生愔衍

何根雲桂清前世亦皆僧人與余前世相友善椒生僧名永丰其性情則面壁十年者根雲僧名一彬其性情則愛作功德者今生不但性情不變並聲音笑貌無絲毫異余於初會同年時卽一見如故然未敢明言恐惑人聽聞也今來嶺外則不妨直言無隱矣余有靈鷲兩僧傳卽敘此事而作隱語也傳云吳之婁門有靈鷲寺者與盤門之開元寺皆留行脚僧靈鷲不能繼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復舊觀一彬退院傳於永丰是二僧者余皆識之一彬與余伯父侍御公相契而先府君有偕一彬遊淨慈寺詩曰同遊一彬非凡夫三十破參世所無蓋一彬先識

府君而佛門有所謂參透三關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筆王者亦與先府君遊旣前死矣余幼時人或稱爲筆王後身蓋以神情狀貌言語舉動之似而生初亦有爲之兆者也及余見一彬一彬亦言其似且言筆王苦行惟臨終一念繫戀不得往生淨土爲可惜余問其他日能無繫戀否曰亦無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嚴獨言論通脫口如懸河或拊掌大笑不類他衲子之貌爲篤謹者永丰後至亦能參三關持戒律且過午不食夜趺坐不卧嘗刺血寫佛經數十卷苦志過於一彬其爲人靜默寡言亦與一彬異而其務作功德志在有濟於世則無不

同也兩僧者於嘉慶間先後怛化不著靈異余意兩僧若不往生淨土必當仍在世間惜非肉眼所能識耳後二十餘年在京師見兩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丰問其生年亦在兩僧死後余疑爲兩僧後身然不知兩翰林生時有無爲之兆者未敢以無稽惑世終未嘗以語人也及與兩翰林相處愈習觀神情狀貌言語舉動愈肖兩僧因思今日余之視兩翰林猶昔一彬之視余余雖肉眼固已若或啟之而心識之矣古稱蔡中郎爲張平子後身豈盡誕耶唯是高行如兩僧亦未往生淨土則其臨終繫戀同於筆王可知此一彬所云亦無把握爲可歎也

作兩僧傳誌之

艾方顯記三生

艾孝廉方顯濟陽人也嘉慶年間官濱州學正時余方髫齡卽聞其能記前生而未見其人迨道光甲午余授徒濟陽艾學博已歿十餘年矣鄉後輩尙樂道其事曰學博前生爲某處諸生死後至一官廨中設公座兩旁列几案堂上下盡滿案上茶甌布列堂下者皆濁湯堂上者係清茶來往取飲者踵相接有公人導伊至堂上飲茶伊觀堂聯文曰胎生卵生化生孳生生生不息天道地道人道物道道道有門忽悟此鬼門關語茶湯得

非迷魂湯耶遂不肯飲公人強之佯吸一口公人退旋吐之出公署忽迷懵不知所往及醒悟則已作具體而微之赤子矣生而能言家人以爲怪因不敢言五歲後於前生讀過書已能默誦其父授徒於家塾值散學案有生徒課文學博閱之技癢援筆點竄訖仍置案上其父歸閱之大詫不知何人所爲異日生徒散其父佯出暗窺之則學博箕踞座間方執筆評文其父聞入曰汝神童耶何不明言學博乃直陳其故其父喜卽令入學此學博所自述並無附會者也學博謹言慎行爲一鄉善士歿後重降生於山右近專足自晉寄家書來言今生某家號素封

其翁晚年得子極珍愛之又言前生無所繫戀惟課文一卷係某題若干篇望為寄去蓋以此取信於家人也猶記南部新書言劉三復能記三生事又池北偶談載河南張給事文光亦記三生與今艾學博畧同至記兩生者更不可枚舉輪回轉生之說詎無稽歟且學博一世為諸生二世為孝廉登仕版三世又生於富家其福正未可量安知非善行之報因果亦信有之矣

衛訥旃應召

衛訥旃名德盛詩名頗著尤善書十應順天鄉試不過年未五十而卒病革時忽畫見二童子立榻前衣水田衣朱履紵襪短

髮覆額了髻亭亭然手執竹書各一冊授訥旃訥旃歛枕讀之誦聲了了都不解作何語讀已二童子竟去人皆見之咸驚愕訥旃曰有師命當歸方丈此行差樂不苦也且曰吾死後墓前當有三塔識之須臾竟卒後卜墓地於廣渠門安化寺既葬果見三塔如其言張船山為之立傳

原三谷賦其言雖詭山魚之立斷
精旨三谷篇之真以發其文以釋其義
論其曰言詞命有體式夫其行墨果不若山曰曰語法
論其曰言詞命有體式夫其行墨果不若山曰曰語法
論其曰言詞命有體式夫其行墨果不若山曰曰語法

吾廬筆談卷八

利津李佐賢竹朋編輯

孫符軒出神

孫符軒名輯珍濱州諸生善青囊之術余幼曾與訂交迨致仕後已睽隔廿餘年矣適先人丙舍有水患當謀遷葬擇地未定迺符軒代決之符軒欣然前來信宿三日謂余曰此來我預知之先有汝師告我也問吾師為誰曰彥明老祖是也君屬老祖弟子降謫凡世者併君之妻子皆有來歷非庸庸碌碌者也君迺我老祖早知囑我傳言與君曰幸勿忘卻來路余聞言愕然

問老祖爲誰曰天上之玉皇猶人間之帝主也居中御外東屬東華帝君西屬佛祖北屬真武帝君南屬彥明老祖各治一方猶人間之督撫也詰其何以得知曰廿餘年我修靜功能出元神元神初出類嬰兒形微膽怯漸次強壯敢於升天入地惟尙未能橫行世間耳因授余靜修入門之訣余未之能行也且言天上事甚詳慮駭人聽聞不及備錄今伊已謝世聞其生時獨處一室闔戶不令人到曾有人無心推戶而入見一具體而微之人坐於牀頂格上旋不見及歿後猶能分身現形里人有見之者是出神之說信不誣也王漁洋居易錄載常山趙道士靜

坐數年後恒見一小人出跳在地上久復入於頂亦此類也猶憶符軒曾言杜文正現在天上言長子杜翰我所深慮彼時當咸豐初年繼圍方充軍機大臣不解所慮爲何迨同治年端肅事敗牽連褫職方知早有先幾之兆非妄語也

聚無傷

陳眉公書蕉載晉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哺之而食左右往觀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全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得

狗名曰賈掘地得豚名曰邪掘地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余幼

年曾聞

國初海豐楊氏掘地得人具體而微通體土色能言問其名曰
墾頭問有何能曰能殺人問城中有某人汝能殺之乎蓋楊氏
之仇也應聲曰能與之斧旋不見未幾某果被殺而墾頭亦莫
知所終初疑此事悖理不之信今觀書蕉所記古人豈欺我乎

又

國初德州盤庫庫中得一上人蹲一足以手加膝坐於地上面
有愁苦之狀並無知覺運動取出置市上一夕忽不見事載山

坐數年後恒見一小人出跳在地上久復入於頂亦此類也猶
憶符軒曾言杜文正現在天上言長子杜翰我所深慮彼時當
咸豐初年繼圍方充軍機大臣不解所慮爲何迨同治年端肅
事敗牽連褫職方知早有先幾之兆非妄語也

聚無傷

陳眉公書蕉載晉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
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哺之而食左右往觀或云此
名犀犬得之者全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物如初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得

狗名曰賈掘地得豚名曰邪掘地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余幼年曾聞

國初海豐楊氏掘地得人具體而微通體土色能言問其名曰墾頭問有何能曰能殺人問城中有某人汝能殺之乎蓋楊氏之仇也應聲曰能與之斧旋不見未幾某果被殺而墾頭亦莫知所終初疑此事悖理不之信今觀書蕉所記古人豈欺我乎又

國初德州盤庫庫中得一上人蹲一足以手加膝坐於地上面有愁苦之狀並無知覺運動取出置市上一夕忽不見事載山

左詩鈔蓋盧雅雨先生所記也墾頭與土人其皆名曰聚之類乎其能言者想精力已足其未能言者或初成形而神猶未足者歟

老僕徐必榮傳畧

張船山有老僕徐必榮傳記老僕事甚異其畧曰有老僕患孽者樸而忠事吾家三世如一人每見諸奴攫錢帛輒詬詈曰既遭天譴爲人奴尙不忠於主人翁獨不畏後世作馬牛耶以故諸奴皆厭避之老僕亦若恥與爲伍者然偶得金剛經就塾師求分句讀欣然若有所得自製僧服懸大士像焚香跪誦如是

者四年不少倦一日令其子入市取香楮諸物如有所祭賽者
既至並陳於几已端坐其上儼然一老闍黎也使其子拜之曰
吾今日當死死或無知卽不能盲汝祭似不如及今日生受之
也於是家中老幼畢集老僕一一有所屬若將遠別者言已視
日景笑曰時來矣遂坐化是時邑之東鄉有土地祠像毀村中
父老四五人一夕夢老翁攜杖至告之曰吾徐姓必榮吾名也
新授是方土神當爲我新館舍明日數老人聚語昨夢夢皆同
相與詣縣言夢異詢其貌老僕也爲捐金新其祠與像像成須
眉顴輔雙目凹然如見老僕張子曰世所謂藏獲奴隸莫不以

爲至愚極賤者矣豈知奴可佛亦可神哉烏乎此固士大夫之
範也

某明府斷頭復續

直隸某明府未第時爲仇所害夜卧書齋忽聞者然一聲神魂
驚躍離其舍少定覺身立於室西南隅回視己尸仰卧牀土已
身首異處血殷衾褥忽見土地神排闥入旋出又偕城隍神入
城隍曰此人應捷秋闈已登天榜填榜時額缺誰當此咎作倉
皇無措狀且飭土地防守不嚴土地作請罪狀俄頃曰彌勒佛
卽過此求法力解救何如遂出旋隨佛同至室中佛有喜容皤

吾廬筆談
其腹如世間所塑兩神伏地求救佛曰我法力無邊卽至榻前以指蘸口涎向刃傷處周遭塗之塗徧以首安於項上日不可動動卽沒了命方佛之初入也孝廉魂在旁竊窺以爲縱有法力奈斷者不可復續何及用涎塗益竊笑之至是佛忽拉其魂向榻上一推覺與尸身復合猶聞佛語不可動如前俄頃甦佛與神俱不見先是不覺其苦此時始痛楚難堪而憶佛語不敢展轉至天曙家人來視見血跡淋漓至榻問訊明府惟急誦不可動二語不絕口家人不解其故唯聽之而已日進粥食三日後微覺傷合十日後漸能動轉百日復元此春間事也是秋果

捷鄉闈後成進士官某省知縣此事范運鵬爲余言之惜忘其姓字矣

魂魄

叔苴子曰人死則魂升魄降魂非能乘雲升天也其靈能揚能浮無所不至可以歆言祀可以投胎腹變化無方故遊魂爲變魄非冥沈泉土也其靈依尸附棺不離冢藏故子孫上冢則歆其祀尸冢敗朽則反於無此父精母血所成歸根則不復命者也故精氣爲物物卽魂也生者魂魄合死者魂魄離而旣生之魂與未盡之魂其安危甘苦猶相聯應若枝葉之與根柢者此

吾廬筆談
五
堪輿家所以重葬地也昔黃山谷病脇有一女子見夢曰妾是公前身今葬某所蟻協腰骨故公常患脇若改封之當愈山谷如其言果驗夫其化爲山谷者游魂之變也而見夢之女卽生前之魄與骨肉復歸於土者也魄病而形病魄安而形安今人生有殘疾諒由前身之魄未獲全歸故也按此論於堪輿葬地之說確有實理可憑非同鑿空惟所引山谷事甚奇祖父葬地之吉凶蔭及子孫此人所共知也前身葬地之安危關乎後身則人所未聞也信如斯言戰爭之世命如草菅其支體不完尸骨暴露者不知凡幾宜轉生皆爲殘疾何世間殘疾者並無多

也豈全受全歸者多得轉生不得其死者多不得轉生耶則又理之不可解也

孫蘭皋前生事

吾同年友孫蘭皋翹江黔省人榜下以知縣用簽發直隸補大名府某縣令始至官卽有一女鬼入署向伊索命蘭皋獨見他人弗見也爭鬧不已昏迷中相將入城隍廟神已墜座蘭皋請問女鬼事由曰汝前生卽官此地女鬼乃部民也未嫁時彭高腹大壻家疑其懷孕願退婚女家不允遂成訟汝前生亦疑而不決方鞠訊問女無以自明預攜利刃當堂剖示今已卅餘年

矣知汝今生之復官此地也不願入輪迴在此待汝此前生之孽所以至今不解也因查一簿示之情相符舊事方醒悟蘭皋曰我前生審案不明自當任過然過出無心公罪而非私罪伊索我償命何也神曰索償太過罰汝可乎問罰何事曰汝今爲縣令改降教職減去利祿何如孫願遵斷而鬼不遵經神勸慰再三亦允豁然夢醒卽擬請降而大名郡雄太守不以爲然曰事涉渺冥難具公文置之不理可乎鬼復作祟如初其怪變更有甚焉者適黔中孝廉某下第南旋路出大名謂蘭皋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君盍立神位以祀之俾無作祟何如蘭皋如其

言爲立木主曰貞女某氏神位以祭祭後寂然以後凡家祭必別設一筵供此神位彼此相安無事矣蘭皋改官閩省與余同宦一方爲余述其厓畧如此

戚三贖婦

國初江陰城固守最久及城破男戮女俘有戚三者已中刃不死聞婦王氏已被俘乃匍匐禱於漢壽亭侯祠夜夢神示戚三二字曰此爲汝贖婦者醒而歎曰我戚三也安得復有其人贖我婦哉已矣乃野哭至曙驀有人自蕩間出詢之則盛三也亦尋婦者戚瞿然念夢中戚三當是此盛三之譌遂同至江甯出

招帖於通衢或來告戚婦所索酬金戚曰無金我實能書姑出此帖以求消息耳或拂衣出戚挽之泣其人咨嗟少留視其揭曰爾苟善書今有僱書榜嚴百部於報恩塔者是可得值也戚乞其爲介卽受傭而半貸之得金十贖之滿洲郝將軍所郝婦有詐心陰受金而佯爲無有時盛三同往日此金乃戚三傭書以贖婦者如不得婦吾敢與戚三同致死乃大譁聲振諸旗於是郝將軍者出義之許以婦還及還則盛三婦也相對愕然蓋盛婦被俘時曾密書驛壁曰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而盛字中蝕故告者誤以盛爲戚云盛三日奈何以戚三金爲我贖婦

願吾夫婦俱鬻諸旗還戚值卽佐之覓婦有紅旗張將軍者需役因薦得值金廿盡予戚而留戚於旗下旣晚除馬道聞旁室婦操里音盛亦操里音作歌曰二十一是七三託我尋汝來江南少頃內婦亦微吟曰一十一是王氏願爲戚三告戚四盛大喜曰是矣急呼戚至躡之而婦已他徙次日盛偕戚語郝郝爲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張貪其色不允贖郝無如何久之盛揮已婦出訣曰吾與戚同來不可獨還且戚三以傭書金贖汝而伊婦不得贖吾無以報戚不如死遂以婦交郝以金還張與戚牽臂出欲同赴江水死且號且行時張之旗有歎者有泣者

有願出金代贖者張亦心動曰止吾何惜一婦以全兩家骨肉
雖然婦有姿值不止是減值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盛金也盛
爲戚贖婦奈何能遣戚而反留盛因以甘金分與盛戚二人併
遣之男女各拜謝懽呼去比過備書所則夫婦四人皆能書請
各爲書以償主人謝之遂各合書一部貯塔而盛三夫婦書悉
署戚三名夜夢神持卷令改爲盛字云此事見於野史偶閱書
影亦載此事大同小異述戚三被神佑事尤詳曰戚三家所向
爲關帝祠夫婦虔事之城陷戚被兵執首被刃擁過帝祠仆地
兵見其氣息僅屬舍去戚念虔事帝或有以援我日暮糾臂帶

忽裂作霹靂鳴縛既斷以手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
之念帝真援我也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戚心識其爲比隣錢
翁沈嫗也掖之歸續以薑糜至越二日人口兵封刃郎活矣乃
不復至戚首爲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視室中五齡兒坐足旁
泣僵二尸乃錢翁沈嫗也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援予者
蹶躄過帝欲投地首又痛是將離乃祝曰惟帝終有以庇余念
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有木可爲椁安所得匠憶衆爲
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踰戶語告
以故咸隨戚歸示木所在匠咸爲操作戚匍匐求食久之歸失

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余歸耶趨之帝
宮三戶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是時兵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
厝翁嫗及匠而瘞之又以成三爲盛三以婦操里音作歌爲書
紙納牆隙又戚子留作將軍螟蛉均與前記異不備錄

潘玉琴

步香南前輩際桐曾向余述友人扶乩降乩者係才女而作鬼
仙者自言潘姓號玉琴音歿於京都葬在城南屢次賦詩哀然
成帙佳句不可枚舉曾問其有姊妹否答有姊問姊何能賦絕
句一首末二句云鳳仙花染彈箏甲二十五絃飛落紅不過言

其姊能彈箏耳而措詞清豔乃爾又憶席韻芬女史名佩蘭暮
春句云蜘蛛也解留春住宛轉抽絲網落紅與玉琴句皆押落
紅命意皆未經人道

林四娘

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有小序云晉江陳君寶鑰分臬青州入
署之夜堂上忽聞樂作空中隱隱呵殿聲如貴人騶從至至則
炬燎輝煌杯饌羅列賓客雜沓于堂上俳優廝養奔走于堂下
胥役大駭走白陳君君固已心異矣因率衛卒呵禁之不止挾
弓矢射之不止持轟天雷大炮擊之不止越數日陳方爇燭坐

小齋而風雨聲有自遠至齋中窸窣如人行聲少頃雙鬟奉簾
入唱曰林四娘侍兒青兒啟事娘子願謁使君陳恂恍未答而
美人翻然至矣妖質雪瑩繡紋花映脩蛾自斂斜紅半舒揄袂
以前向陳而拜拜畢而坐徐徐啟曰某金陵林四娘也幼給事
衡王中道仙去今暫還舊宮竊見殿閣毀於有司花竹淪于禾
黍故有宮中儔侶話舊情深停車無所敢假片席於使君之堂
某固無能有德於使君然亦非有害於使君今與使君爲方外
交可乎某有小酒食願同醉飽并及從者微有薄犒幸無深訝
焉陳雖疑且畏然度無可如何遂偕行及下筇則珍肴也引杯

則良醞也從者視其犒則朱提青蚨也始稍稍定後則夜分必
來更闌卽去數入內與陳夫人姬媵締交若姊妹然陳之客過
臨淄者或請接見無不歡好卽席酬和落紙如飛詞中憑弔故
苑離鴻別鶴之音爲多噫嘻此胡爲者耶又謂林四娘貌本上
流妝從吳俗秀鬢鬢髮裁如遠烟覆以霧縠綴以珠璧身蒙半
臂足躡翠靴錦絳雙環懸利劍冷然如聶隱娘紅綾一流婢
東兒青兒者皆姝麗恒侍左右人亦無敢調者居三月一夕別
陳君欲去且以青兒爲託把酒賦詩臨歧悵別聳身碧霄踪影
頓絕青兒後一二來久亦不至矣異哉曾記其一詩云玉階小

立羞蛾蹙黃昏月映蒼烟綠金牀玉几不歸來空唱人間可哀
曲

張比部祛鬼

張君聯第江南人僦居於潘家河沿有胡某者張之表親也假
館於其宅忽爲鬼所憑昏迷作鬼語張君詰之曰汝與胡某有
冤乎曰無有仇乎曰無張曰旣無冤仇爾爲彼崇是何理也鬼
曰有冤仇而崇之者理也無冤仇而崇之且能致死之者數也
張曰胡遇爾能致死之者數也爾遇我使爾必不能致死之者
亦數也爾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鬼語塞後竟寂然張與予長

男貽良同官刑部奉天司言之甚詳記其畧如此

賈媽媽

濟陽城南關河岸有關帝廟廟馬後塑一老嫗壁嵌賈媽媽記
略云賈媽媽濟陽人隨夫戍遼東夫故無依有姑仍在家也日
焚祝於關帝廟祈神佑歸里事姑一夜夢神趨之升馬閉目風
生不移時已至濟邑回家事姑事畢移居廟內奉香火終焉故
塑像於此今廟已淪於河此異事恐無人知矣

馳鳥

閩中壽山石雕刻印紐多作獸形獅象之類又有作鳥形旁一

人以索牽之鳥之大數倍於人疑其不經近閱南部新書載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夷俗呼爲駝鳥方知印紐固非杜撰

神鴉

洞庭湖有神鴉俗呼謂洞庭君使者並言鴉集舟上過湖無恙故舟人爭投肉食招之使來余昔過洞庭有鴉翔集果布帆妥貼俗語有驗後閱池北偶談載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比常鴉差小棲絕壁石洞中得食卽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或謂山鳥穴乳

卽爾雅之鷗

瓜棚避暑錄載景泰間吉水鍾恭愍同上書論時政因及易儲事杖死當上疏時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公叱曰吾不畏死爾何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公死馬長號數聲亦死吾同年友袁幼泉溥京宦三十年家徒壁立所乘駕車騾老而羸用廿餘年矣幼泉頗憐之而芻秣每不能飽戊午六月幼泉卒之次日騾以首觸地而死昔年杜文正公歿其乘馬亦無病而死嗟乎騾馬一獸耳而能殉主可以人而不如獸乎

余昔館滕陽縣署驛馬有斃者腹中剖出二卵堅如石灰青色
余聞急覓之已被輿人椎碎其一其碎者內外質無異其完者
余攜回而莫能名後閱徐亦史籀吾邱紀軼云甲申七月偶至
崇明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因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
卵紅白相間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書凡獸皆有之名曰砮
答治奇疾難名者又龍威秘書載此物名鮮答生獸腹中大小
不等遇旱用梵僧念咒以鮮答擲水中玩弄可致雨如無梵咒
卽專弄此物亦可又可治惡瘡然入水玩弄致雨之說余曾試

砮答

之祈雨不驗治瘡驗

天刑魚

黎媿曾仁恕堂筆記云估客附舟東下云海逢閏年必有一
大魚隨潮至潮退魚留大者長竟里小者亦數十丈謂之天刑
魚各海戶執斧登背割肉煎脂彌月取之不盡魚雖受斧斤或
數月潮至其縱壑猶無恙也魚至必有一押者俱來或巨蝦大
蟹人謂之解魚使客曾見一蟹大竟丈一螯爲魚尾所壓不得
出後潮來乃與魚俱去天刑魚人爭取之至解魚使則莫敢犯
也繼問一久居海上者信然余因憶昔年遊勞山至八仙墩石

探海中土人云每年夏初羣靈朝龍王之時巨魚絡繹而過大以里計者不知其凡幾諸海獸隨行往往有登岸者前行巨魚有似鳴鑼聲者有掉尾振響似放炮聲者余謂鳴鑼放炮乃土人傳會之言魚之巨則實有之獨怪天之於人形骸予以限制而水族鱗介獨無限制何歟

竈馬

西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按竈馬形與促織無異其鳴時聲大而宏無論冬春皆有之不似促織之但鳴秋也道光甲辰年余在詞館寓宣武門內之

受水河厨間生竈馬極繁衍是歲二月男貽雋生三月余充會試同考官七月又放江西鄉試副考官一年多吉祥事無拂逆事則竈馬之徵驗又不僅足食已也竈馬今亦名竈雞

熊掌

古以熊掌爲食珍余在京於同年友焦笠泉友麟給諫座中曾嘗此味味清而腴非他肴所能並也詢其烹調法則云京師庖人鮮有能製此物者僅覓得一人其製法先用泥封火灼半日去泥滌淨再用精肉培蒸一晝夜去肉再用雞鴨湯煮半日方熟左傳楚成王請食熊蹯而死爲遷延時日之計與此說正合

惟香祖筆記稱明秦府王孫不羈云用草繩匝掌煮之則易熟則庖人所未知也

小木樞

甘州誌載萬曆三年修城至南面剗剗牆垣有小木樞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數極為駭異或謂為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五百樞之多又或疑為前代厭鎮之術然或剗木斲石為之何乃骸骨儼爾天下事理外意外真不知其幾見黎媿曾仁恕堂筆記

花草化蟲

居易錄曾載蜀中石蟬花益州方物記云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又一說石蟬花葉類菖蒲是以似蟬而名其說不同然藥品有冬蟲夏草夏植生而冬蠕動今閩廣尚有之則蟬作花亦容或有之卽如腐草為螢見慣不怪細思有何義理物之變化孳生固有不可以理解者歟



